

“唐蕃甥舅会盟碑”相关疑难问题探讨 ——访著名藏族学者高瑞先生

扎西当知

(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 甘肃兰州 730030)

摘要 高瑞,又名聂贡·关却才旦,藏族当代著名学者,长期从事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先后发表《桑叶寺碑文考释》、《敦煌古藏文吐蕃法制初探》及《甥舅会盟碑新探》等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出版《长庆会盟碑与蕃唐关系的演变》、《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等学术著作,在藏学界享有颇高的声望和影响。他曾先后担任西北民族大学校长和中南民族大学校长之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西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藏文文献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文章主要围绕“唐蕃甥舅会盟碑”的碑文内容、年代、历史背景及其作用等学界争议较大的疑难问题,向高瑞教授进行采访。

关键词 甥舅会盟碑 唐蕃 敦煌文献 《唐书》

中图分类号 K87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10)04-001-04

扎西当知:高先生,您好!今天我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委托,特向您做一次学术专访,主要是想了解有关“唐蕃甥舅会盟碑”的相关问题,请您不吝赐教!

高瑞教授:你好!很高兴我们一起探讨有关“唐蕃甥舅会盟碑”的一些问题。

扎西当知: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的被称为“甥舅会盟碑”的唐蕃会盟碑的基本情况。

高瑞教授:对于此碑,又有人称之为“长庆甥舅和好会盟碑”,其“长庆”是唐朝皇帝穆宗的年号,说明该碑立于长庆年间。在藏文文献中记载为“甥舅会盟碑”或简称为“甥舅碑”。其“舅甥”或“甥舅”是

古代唐、蕃双方行文的惯例而已,其含义是一样的,二字意义甚大。众所周知,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及赞普赤德祖赞迎娶金城公主,唐蕃关系从而由普通毗邻演变成“甥舅”亲家,促进了藏汉友好关系。其实,“甥舅”两字早在赤祖德赞时期的赤岭会盟和赤松德赞时期的清水会盟的盟文中就多次出现,并非是该碑文中特有的名词。但是,前两座石碑现在无处寻觅。因此,我们可以将该石碑称为“甥舅会盟碑”。这样不仅突出了该碑文的特征和主要内容,还体现了唐蕃友好的渊源关系。

扎西当知:接下来,先生能否介绍“甥舅会盟碑”现在的保存情况?

高瑞教授:“甥舅会盟碑”现今仍然矗立在西藏

收稿日期 2010-11-05

作者简介:扎西当知(1973-),男,藏族,甘肃拉卜楞人,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藏文文献。

拉萨市大昭寺正门前右侧,为了保护好这块古老的历史见证物,现已用护墙围住,不得随意靠近。石碑的顶部有长方形的顶盖,其上镶有顶珠;石碑的下部和底座已经埋在地下,不知其方圆与大小高低,但是,石碑上的文字未受影响,全能看清楚。该碑高4.78米,宽0.95米,厚0.50米。石碑东面(大宽面)刻有藏文71行,主要追述吐蕃自身历史概要的同时阐述了唐蕃间的友好关系;西面(大宽面)刻有藏汉合璧的盟文概要,右边是77行藏文,左边是竖写6行464个汉字;南面(小宽面)上端藏文和下端汉文刻有“大唐宰相等和好登坛立盟官僚名位”,记载参与立盟的十八位唐朝官员的官位与姓名;北面(小宽面)上端藏文和下端汉文刻有“大蕃宰相等和好登坛立盟官僚名位”,记载参与立盟的十七位吐蕃官员的官位与姓名。“甥舅会盟碑”的大致情况就是如此。

扎西当知:“甥舅会盟碑”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高瑞教授:至于“甥舅会盟碑”的历史背景,应该从唐蕃共建友好关系说起。公元七世纪中叶,赞普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开启了唐蕃友好的大门。之后,赞普赤德祖赞又迎娶金城公主,进一步巩固了唐蕃间的友好往来。在唐蕃之间先后进行过多次会盟,但具体划分边界的会盟只有三次:公元733年,吐蕃赞普与唐朝皇帝商议,以赤岭为界,举行了唐蕃首次会盟;公元783年,赞普赤松德赞和唐皇唐德宗甥舅协商,在清水举行了唐蕃第二次会盟;赤祖德赞与唐穆宗甥舅二主以清水会盟为基础,分别在唐蕃两地举行盛大的会盟仪式并立碑。现在我们见到的会盟碑就是唐蕃第三次会盟时,在拉萨刻立的石碑,它强调唐蕃“社稷如一”的友好关系。公元八世纪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吐蕃的社会、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诸方面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吐蕃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内,吐蕃也未中断与唐朝的友好交往,在邀请印度佛教教师的同时,也邀请了摩诃衍那为代表的汉地高僧。之后,直到赞普赤祖德赞时期,唐蕃间依然以友好来往为主导,边界没有太大的变化。正如碑文所述:“安如斯乐业之恩垂于万代称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依此

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

扎西当知:在藏文史书中,对该石碑刻立的年代有不同的记载。您认为该石碑刻立的准确年代应该是什么时候?

高瑞教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关于吐蕃历代赞普的年代记述,古今藏族史学家有不同看法;二是藏文文献的记载有着60年即一甲子年的时间差异,这给吐蕃史研究学者也造成了一定困难。根据《唐书》和《新唐书》等汉文古籍文献记载,石碑刻立的时间分别为铁牛年、水虎年和水兔年,也就是唐朝皇帝穆宗长庆年号的第一年、二年和三年即公元821年、822年和823年。这与敦煌藏文文献《吐蕃大事记》的年代记载相吻合。可见,《唐书》等汉文古代史书的年代记载较为准确可信。在藏、汉古代文献进行对比和互补研究的基础上,当今学界较为公认的观点是:铁牛年即821年冬季初月十日,在唐朝长安城西兴唐寺举行了唐朝的盟誓仪式;水虎年即822年夏季中月六日,在拉萨城东热朵采举行了吐蕃的盟誓仪式;水兔年即823年春季中月十四日,刻盟文并立于拉萨和长安。可惜,如今仅存拉萨的这一座。

扎西当知:“甥舅会盟碑”是唐蕃结亲并长期相互友好的历史见证。请您结合该会盟碑,简要介绍一下唐蕃形成友好关系的历史过程。

高瑞教授:古代藏文历史文献中通常认为,自从吐蕃赞普曩日松赞时期,吐蕃与内地就有了较为频繁的来往,从内地引进了历算和医学等科学技术。但是,从现在能查阅到的资料来看,松赞干布执政以前,也只有民间少许的交往,能够起到促进双方社会、经济、文化等更大领域的交流和官使派遣尚未出现。因此,唐蕃间的正式友好来往应该始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和唐朝太宗皇帝时期。松赞干布之前,赞普大日聂奏和曩日松赞父子兼并了桑布(zing po)等部落政权,为吐蕃本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松赞干布继承王位后,进一步巩固父祖政权的同时,又统一了羊同、吐谷浑等近邻邦国,吐蕃社会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为进一步加强与大唐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大唐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文化

与技术等方面较为发达,这些深深地吸引了吐蕃赞布。因此,公元634年,吐蕃向大唐遣使请婚,大唐也回遣冯德遐到吐蕃。据不完全统计,唐蕃互派使者达一百九十多次,每一次使团少则十余人多则百余人不等,有时一年之内互访三四次。除上述高层交往外,还有更广泛的民间交流。唐蕃互访使团的每一位成员都为藏汉民族友好交往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当缅怀和讴歌。在这些互访使团中,规模甚大、最有影响、意义深远的莫过于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和赤祖德赞迎娶金城公主的迎送使团。两位公主先后远嫁吐蕃后,唐蕃关系从原先的邻邦转变为“甥舅”关系。从此,唐蕃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成为共同发展的基础。唐朝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源源不断地传输给吐蕃大地,对吐蕃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唐朝遇到困难时,吐蕃也为之增援,比如,大食等侵犯大唐西域边界时,吐蕃派兵稳固了唐朝的边疆。另外,吐蕃文明的向东发展,也为唐朝文化增添了更加丰富的色彩。诸如此类的唐蕃友好往来和文化互动的例子还有很多。

扎西当知:《汉藏互译教程》中认为,该盟文的原文是汉文,藏文是在汉文的基础上翻译过来的。高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有何见解?

高瑞教授:对于合璧碑文中的原文和译文的识别研究,不仅是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吐蕃史和古藏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合璧碑文原、译文的识别方面,我认为,原文是藏文,汉文则为译文。这是因为《新唐书·吐蕃传》中记载:“赞普以盟言约:‘二国无相寇讎,有禽生问事,给服粮归之。’诏可”。又在《旧唐书·吐蕃传》中记载:“大蕃赞普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兒等,先寄盟文要节云:‘蕃、汉两邦,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讨,不得相为寇讎,不得侵谋境上。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便给衣粮放还。’今并依从,更无添改”。碑文正面的26行至28行和31行至35行分别述:“bod rgya gnyis//da lta mngav bavi yul dang mtshams srung zhing”“de las phan tshun dgrar myi vthab//dmag myi drang//yul myi mnam//yid ma ches pa zhi g yod na//myi bzung zhing gтам dris te//brdzangs nas phyir

gtang ngo//”等等。另外,古汉文文献与藏文碑文相比较,内容非常相似,也清楚地说明了盟文原文的来源。特别是,“盟文要节”由吐蕃寄往唐朝,唐廷未作修改而允应的历史记载来看,盟文初稿由吐蕃草拟的。这就说明,盟文的原文是应该是藏文。

扎西当知:在有些藏文史料中,记载金城公主是赞普赤祖德赞为其王子江察拉温(vjang tsha lha dbon)迎娶,但因公主从唐朝启程不久,江察拉温在一次夜间赛马中不慎从马背上摔死。因此,后由赞普本人纳娶。恰逢这碑文也涉及到金城公主进藏方面的内容。请问,您认为金城公主到底为谁迎娶的?

高瑞教授:碑文东面藏文第25行至28行:“圣赞普赤祖德赞与唐主三郎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二主言社稷如一,愿联姻更续。景龙之年,金城公主迎娶到赞普之衙,成为甥舅,共欢喜。”这段文献清楚地记载了金城公主入藏的具体年代,但有些地方还需要谨慎敲定。其中“景龙”就是唐中宗的年号,具体指公元707年至710年。但是,“三郎开元圣文神武皇帝”是唐玄宗的尊称,玄宗继位于712至756年间。因此,此段记载的君主与年号不符,有时间段的差异。通过大量的藏汉古代文献的比较和考证得知,该碑文的年代记载没错,而唐朝君主的名称写错了。与吐蕃赞普赤祖德赞联姻,远嫁金城公主的皇帝为唐中宗而并非唐玄宗。在金城公主入藏方面藏文传统的史书确有不同的记载和看法,就有金城公主是赤祖德赞为其王子“江察拉温”迎娶的说法。但是,从敦煌藏文文献和唐宋汉文文献的分析来看,就会得出与传统说法完全不同的结论。譬如,敦煌藏文文献《大事记》记载:赞普赤祖德赞诞生于公元704年,原名为“杰祖日”,710年以尚论赞多热雷信(zhang blon btsan to re lhas byin)为杰祖日迎娶了金城公主,712年更名尊称为赤祖德赞等。这样,文献中明确记述了赞普诞生、迎娶和更名的具体时间。又如,《旧唐书》中详细记载了金城公主远嫁吐蕃的历史:709年,吐蕃迎娶使团到达长安;710年,皇帝命左骁卫大将军河源军使杨矩为送婚使,唐中宗亲自送至始平,将其更名为金城。因此,对于金城公主为谁迎娶的问题迎刃而解。也就是说,她是为七岁的吐蕃赞普赤祖德赞迎娶的。

另外,敦煌藏文文献《大事记》中也的确提到了赞普赤祖德赞的儿子,其名称与“拉温”相似,此人是否传统说法中的“江察拉温”,尚待进一步研究。

扎西当知:我还有一个关于碑文的识别与解读方面的问题:石碑东面藏文第19行“lho bal gzhan dang mI vdra bar”这一短语如何理解?

高瑞教授:这一短语的关键词应该是藏文“lho bal”二字,准确地识读和理解“lho bal”已成为研究该碑文的难点之一。在这方面,很多专家已经做过或正在做进一步的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能达成共识。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lho”为方位词,“bal”为“bal bo”即尼泊尔国家的简称,意为“与南方的尼泊尔等国家不同”;另一种观点是“lho bal”就是“蛮貊”。但是,从盟文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来看,这两种观点都站不住脚。因此,我认为这两种解释或观点都不正确。特别是,“lho bal”与“蛮貊”等同互译在古今文献中尚未见到。我认为,“lho bal”是吐蕃时期通用的一个词汇。如,敦煌藏文文献法律卷中多处出现了“lho bal”二字,意思是战争中被抓获的俘虏;敦煌藏文的另一份卷子《khyi bu dang dgos bu gnyis kyi mched shags》(曲子和桂子争辩)中也有“lho bal”二字,是一种称谓(前置词),意为卑职表示自己的弱小或地位低下。另外,在《青史》和《巴协》等史书中也出现“lho bal”二字。如,“‘lho bal’之僧侣”和“为求法前往‘lho bal’”等描述,它是指西藏南方的尼泊尔。这样,尽管“lho bal”二字的上述含义与碑文的上下文的内容综合起来考虑,还是无法正确解读。因此,正确解读“lho bal”二字仍是摆在藏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1981年,我到了拉萨重新对这座古碑文做了识读和抄写,发现“lho bal”之“lho”字的基字“h”与上加字“l”、“bal”字的后加字“l”间的间隔符号模糊不清,难以识别,是否抄写者或识读者以字母的外形轮廓造就了“lho bal”二字也很难说。因此,“lho bal”二字应重新考证。我认为,只有从碑文上下文的内容入手考二字,才是正确的办法。从碑文的前后内容来看,出现“lho bal”二字之前,已经叙述了吐蕃的南、北、西三方诸国的国力薄

弱,不能与吐蕃抗衡。之后,专门论述东面唐朝时,又突然冒出“与别的尼泊尔”或“别的蛮貊不同”等词语,不合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在藏文书写中“stobs”字与“lho bal”二字的字形相似。因此,我认为所谓的“lho bal”二字实则为一个字——“stobs”,意为“力量”。然而,上述短文的意思是“国力与别国不同。”这样,不仅能贯通全文,而且语句、内容合乎逻辑。

扎西当知:噢!是的。您的这种解读法确实比以往的解释更全面、更容易理解。最后,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唐蕃甥舅会盟碑”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高瑞教授:“唐蕃甥舅会盟碑”是我们的祖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它在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有着很高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我认为,这座石碑的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这座石碑是藏汉民族自古以来相互友好、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信任,共建甥舅友好关系的力证,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第二,该碑文除了阐述唐蕃友好关系外,还详细记载了当时会盟的历史过程、历史背景和唐蕃双方参与会盟的官吏名录。碑文还对远嫁吐蕃的两位公主入藏的年代、迎娶的赞普等做了特别的交代。而且,这一记载与敦煌古藏文文献和唐宋古代汉文文献的记载相吻合。因此,该碑文在唐蕃关系史研究和吐蕃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第三,该石碑不仅将那次会盟的内容以藏汉文合璧形式雕刻,还对参与会盟的官吏名录也以藏汉、汉藏音译对照的形式记载了下来。这为研究古代汉藏文学、汉藏翻译、汉藏语音学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第四,唐蕃间的友好来往,促进了双方文化的交流,对双方社会的全面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该石碑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扎西当知:听了先生的一一解答,学生茅塞顿开,受益匪浅。特别对“唐蕃甥舅会盟碑”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今天的访谈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祝愿先生健康长寿!扎西德勒!

参考文献

[1] [2] [3] [5] [10] [11] [12] [13] [14] [15] [16]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7] [33] [34] [41] [42] [48] [清] 方略馆. 钦定巴勒布纪略[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216, 70, 71, 31, 30, 29, 34, 36, 36, 233, 124, 122, 179, 185, 200, 222, 200, 200, 208, 33, 186, 138- 13

9, 40, 153, 604.

[4] [6] [7] [8] [9] [17] [26] [28] [29] [31] [32] [36] (清) 方略馆. 钦定廓尔喀纪略[M]. 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 1991: 467-468, 71, 88, 450, 405, 465, 571, 479, 156, 575, 535, 73.

[30] [35] [37] [38] [39] [40] 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 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G]. 咸阳: 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编印 , 1981: 1320, 1200, 1185, 1185, 1186- 1187, 1190.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Army Provision Policy Adopted by
Emperor Qianlong in Two Wars against Gurkhas

Zhou Yan Li Wenping

(Humanity College of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Qianlong, Gurkhas had invaded Tibet of China twice, the emperor ha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t, especially to the army provision. In the article the army provision policy adopted by the Emperor Qianlong in two wars against Gurkhas are introduced in five aspects, which indicate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by the emperor to Tibet and his firm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

Keywords: the Emperor Qianlong; Gurkha; army provision

[责任编辑 格朗]



[上接第 4 页]

A Discussion on "the Tang and Tubo Alliance Tablet"
—An Interview of Mr. Gao Rui, a Famous Tibetologist

Tashi Dangdzi

(Institute of National Documents,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Gao Rui, alias Nyegong Gongchog Tsiden, a famous Tibetan scholar with long-time service an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in a university. He has many professional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for instance, "A Study on the Tablet of Samye Monastery", "An Approach to Tubo's Legal System Reported in the Old Tibetan Document Collected in Dunhuang" "A New Probe of the Tang and Tubo Alliance Tablet" and so on, as well as some books published, for example, "Changqing Alliance Tablet and Changes in Tubo-Tang Relation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Tibetan Document of Tang-Tubo", etc. Hence, he enjoys high prestige in the world of Tibetology and receives Special State Allowance. He once was the president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nd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t present he serves as a PhD director in the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ese Minority Nations in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majoring in the research on the old Tibetan document. The interview is mainly on the content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Tang and Tubo Alliance Tablet" and its historical setting and functions.

Keywords: the Tang and Tubo Alliance Tablet; Tang-Tubo; the document of Dunhuang;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责任编辑 拉巴次仁]